

# “珠湖小子”走了

□ 佟道庆

2012年1月1日,84岁的“珠湖小子”——褚元仿先生走了。

数日前散步至汪曾祺故居,同汪海珊先生、金家瑜先生及汪丽纹医师交谈中得知褚老辞世消息,甚憾。记得去秋他回乡,同几位文友在北京饭庄相聚时,他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。临别时他说:道庆兄,明春回来再聚。想不到挥手之间竟是永别。2008年,他八十岁时写有一首《鼠年小子耄耋歌》,最后四句是:“珠湖小子今老矣,齿松眼花鬓毛衰。容我再活三五载,孟城遗老盼少年。”当时他想“再活三五载”,今年是第四年,他真走了,据说走得十分安详。是巧合?是先知?“天命”真是一道永远解不开的数学题。

褚元仿先生生前是上海市徐汇区离休干部,一生似有许多坎坷,但性格爽朗却始终如一。他少年时“拳打脚踢草巷口,铁环铜板臭河边。攻读私塾大淖巷,背诵圣贤孔孟篇”。他“少年爱读闲杂书,红黄蓝白黑肚全”。日本投降后中学毕业考取戏剧高等学府—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,主攻戏剧评论。解放后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是他当年的班主任,戏剧艺术大师曹禺、黄佐临等是他当年的授课老师,同窗学友中更是人才济济,如著名电影导演谢晋、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等皆是他同学。1948年毕业后回乡和几位同学合作创办《高邮导报》,不断抨击腐败县政,最后导致伪县长张冠球下台走人,轰动一时。后参加渡江南下,解放后又回到上海军管会和文化部门任职。令他想不到的是“文章最忌随意写,漏网右派实可悲”。为此,文革中又七批八斗受尽折磨。但“幸逢改革开放好,珠湖小子喜开颜”,迎来了他生命中又一个春天。

初识褚老于1984年秋,有一日时任市文联负责人的陈其昌先生给我打电话,说是上海文化名人褚元仿先生回乡了,想同邮城业余文艺作者见见面,邀我参加。座谈会在当时文化宫大舞台后院朝西的平房内举行,参加座谈会的约二三十人。褚老来了,他手拎方便袋,一身筒裤装束随意得很,大家起身欢迎。他在主讲席落座,扫视一下听众,毫无客套话,一开口那种豪爽直率、敢说敢为的性格便已显露无余。那天他讲了很多,从平民文学讲到民俗,从伤痕文学讲到朦胧诗,又从样板戏讲到十年磨一剑文艺创作的艰难。有时引经据典旁敲侧击,内容虽庞杂,但很有趣味。记得他穿插描述改革开放后一些青年人的夜生活:“一两二两咪咪,三步四步跳跳,五筒六筒摸摸,七张八张数数。”讲到此处他突然手拍桌面大声说:“把不住舵是要翻船的。”我总觉得他这句话有语带双关的意思。在讲到自由化思潮时,他说传递旁人讲的四句话给大家:崇洋不媚外,自由不泛滥,离经不叛道……(原四句我只忆起此三句)。这些话让生活在小城的我们感到新鲜和警醒。

对于他的健谈,他自己说是:“胡说道成本性,口无象牙出狂言。”而我们则十分尊敬他的为人真诚和坦率,敬重他的饱学多识。每次他回乡聚会,我们不仅从他那里常听到一些“京邦”和“海派”的思想脉络动态,还能听到一些类似花边文学样的趣话。例如文游台秦观塑像审稿之时引起的秦观该不该留胡子的争议;为建王氏纪念馆,如何请国画大师程十发为王念孙父子画像的经过。他家同汪曾祺先生家是紧邻,幼时常同汪曾祺在臭河边滚铁环玩,因此他知道汪曾祺小名叫“和尚”、“黑子”,对汪曾祺文章中涉及的北门大街一些人和事,他也能如数家珍般说个不停。所以每次他回乡同我们相聚时,总是他讲得多,而我们则如蜂入花听得多,得益也多。

告别汪曾祺故居后,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,高邮北门东大街,是很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的,汪曾祺是一位,他走了;褚元仿是一位,他也走了——北门东大街至此会寂寞吗?

去年的清明节,恰逢汉留镇传统的三月三庙会。尽管在来汉留之前也曾有所耳闻,无不是说人山人海,热闹非凡云云。甚至有位经历过的朋友用“农村的世博会”来形容汉留的三月三庙会。但只有当自己真正地来到了汉留,才深切感受到什么是汉留的三月三。

尽管早春的温度还带着一丝丝凉意,但不作美的天公却丝毫没有抵挡住人们的热情。刚到车汉桥,车就已经开不进去了。而这距离集市的中心还有近三里地。站在桥上望去,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人头攒动。下车步行,没走几步就已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所包围,随着人流,身处其中的我们很难不被周围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所感染。道路两旁小贩搭成的帐篷一个紧挨着一个,连绵不绝,颇为壮观。所销售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,从农具到家具,从日用百货到各种小吃,从冬天的棉袄到夏天的短袖,一应俱全。每个摊位前都聚拢着不少人,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商贩们一刻也不闲着,时而在卖力地吆喝着,时而和前来的人群谈着价格。逛集的人们大多都满载而归,农户们扛着崭

新的农具,姑娘们拎着大包小包的衣服,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,提着刚到手的新玩具,却又驻足在小吃摊前赖着迟迟不肯走,没会儿又对书摊上的漫画书爱不释手。

好不容易来到集镇的中心,时间已近中午。人群稍少了一些,商贩们开始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吃着午饭,我也得空和一个销售观赏花卉的摊主闲聊了起来。这位摊主来自湖北,看来上午的生意

# 汉留的三月三

□ 李 涛

不错,谈兴很高。据他所说,基本上每年的三月三他都会来汉留赶集,而最近这几年集镇拓宽了崭新的柏油路,道路两旁整齐排列着的楼房,特别是人们面目一新的精神风貌,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我好奇地问他:“观赏性的花卉在农村有市场吗?”他笑了笑,指着面前所剩无几的几盆花对我说:“要在以前,观赏性的花卉在农村基本上没什么市场,比不上经济作物好卖。但是这几年农村的生活水平好了,家家都砌了新的楼房,有的还住进了别墅。房子大了,农民的消

《长者》不是一本书,而是一篇记人的大散文,余秋雨写的。在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中,余秋雨写了“长者”张可和王元化,更写了许多自己作为“幼者”的情况,其成长的轨迹从中可见一斑。所以《长者》其实可以作为余秋雨早期的小传来读。

首先,在《长者》中我们看到了余秋雨年轻时就豪情满怀。余秋雨十六岁高中毕业时,与另两位同学分工报考理工科、医科、文科三类大学,专拣当时国内最好最难考的大学去考,而且都考取了,这是何等的豪迈!豪情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,三个人“在中学早已把《离骚》、《论语》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”,这在今天又有多少读中文的大学生能做到?一篇《离骚》,别说背诵,能不结巴着念下来就不错了。那一年,余秋雨因为“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”,先被上海戏剧学院盯上了,参加该校文学系的提前招生,后又填报军事外语学院参加全国统考,英语考了个第一名,结果被两校同时录取。两校相争,最后当然是上海肥水不流外人田,近水楼台先得了月。关于“作文得大奖”一事,余秋雨没多说,现在恐怕也只有很少人知道。那是一篇题叫《夏夜》的散文,在华东六省一市的作文大赛中获一等奖,刊发在上海的《青年报》上,我当年的语文老师曾把它当作范文发给我们,让我们读了又读。仅凭这一点,我想我就应该算是最早阅读余秋雨的人了。

其次,在《长者》中我们看到了余秋雨也离不开高人的指点。这很有点儿像金庸的小说,郭靖、令狐冲学武遇到了洪七公、风清扬,而余秋雨碰上了张可、王元化。在下乡搞“四清”的那些日子里,余秋雨有幸和张可同吃同住同劳动,如果仅从求学的角度看,那可是今天的博士生也不会有过的待遇。事实上,

1994年秋末,我受邀陪他人去山东德州有事,途经沭阳转车,在沭阳县城住过一宿。宿住在一个不太干净的小旅馆,晚上到街头排档吃晚饭,因不对口味,只囫圇的填饱了肚子。秋风刮得满街落叶翻飞,风中夹着灰尘,街灯又很暗淡,全然没有逛街的兴致。次日早上乘车向北,穿过沭阳几条主街道,见街道两边楼房不高,大多灰蒙蒙的,路边也不喧闹,留下的就是一个北方普通县城的印象。

后来从各种媒体上知道,沭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开始石破天惊的改革,迅速从贫穷落后的苏北大地崛起,出现了一批改革开放的先锋。时任县委书记的仇和,成了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被传扬。有一次我就在公交车上,亲耳听一个在高邮乡村收购意杨树的沭阳农民,用很重的沭阳方言讲述仇和书记,一个个动真碰硬的反腐倡廉举动,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行为,力排非议大手笔搞城市建设的小故事,讲得一手乘客听得津津有味。

2011年春暖花开时节,受邀陪著名诗评家叶榭、畅销书作家顾坚等到沭阳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沿京沪高速北上,车行两小时,直达沭阳。一下高速,

费观念也不同了,对观赏性花卉的需求也就多了。这不,早上刚运来的一车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。而且现在汉留镇的交通也方便,紧靠着安大公路,早上又追订了一车,下午前就能送到了。这在以前,根本想都没法想。”正说着,响起了一阵汽车喇叭的声音,一车的花木都已经到了。摊主连饭也顾不上吃完,匆匆去忙着卸货,我也起身告辞。

继续往前走,在集市的东南角,屹立着一座东岳寺。听当地人介绍,东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。传说在1000多年前,当时有一个小和尚从山东曲阜带着母亲,一路乞讨化缘,来到汉留村。当地人感动于小和尚的孝心,也可怜他们母子俩没有住处,就在汉留村的西头建起了一座庙,这就是“东岳庙”的来历。后来历经沧桑,曾一度被毁。现今的这座是近几十年兴建的。每到三月三庙会,也是东岳寺最热闹的时候。

在东岳寺的旁边,还有一座昭贤亭。亭中有位身背小孩,手搀幼童的妇女塑像。这是汉留人民为了纪念那位曾在两千年前,使整个村庄免于战火,让汉留镇得以延续至今的伟大女性而建的。

踏上归途的时候,已近傍晚。同行的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疲倦,眼前一直浮现着的,是那一张张洋溢着幸福感的朴实的笑脸……

# 成才启示录

——读余秋雨的《长者》

□ 吴毓生

戏曲,剧本历来不重要,主要是演员的表演。”余秋雨日后以演员为中心的戏剧观念由此建立,少走了许多弯路。后来在王元化的提醒下,余秋雨又“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的文化思考”, 终至现在有了自己的学术境界。——一个人在求学的路上能得到这样的“长者”指引,那真是可遇不可求啊!

第三,在《长者》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就读了很多书。1975年世事纷扰,二十八岁的余秋雨因肝炎远离尘世,一个人钻进奉化山间蒋经国的读书室,系统阅读了世上已经绝迹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四部丛刊》等书。这简直是一个传奇,是上天在有意成全余秋雨,也使得他越发像金庸笔下的人物,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,还得让其在某山中某洞中获得某种“武功秘笈”。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疑是重要的,因为这正好和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,形成双翼;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,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。余秋雨何其幸也,当别人还在忙于纷繁无谓的争斗时,他却已经悄悄开始了他的“文化苦旅”。他似乎注定了日后要成为一个有所建树的学者。

写了上面“三看”,余秋雨成才的原因已初见端倪。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,说余秋雨遇到张可、走进蒋经国读书室是一种幸运,是就那个特定的时代而言的。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,好的导师已随处可见,图书馆的大门也时时敞开着,要比当年的余秋雨幸运得多,因此能不能成才,最终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雄心壮志,有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。

# 难忘春天到沭阳

□ 夏 涛

映入眼帘的几幢摩天高楼,一下子让我们为之震惊。车行走在宽敞的街道上,见街两边高楼林立,树木新植,环境整洁,连见过大世面的叶榭教授都赞不绝口,完全是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中等规模城市。

在市政府新大楼六楼一小型会议室里,沭阳本地重点作者已坐等,我们一行按座卡入座后,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文联主席刘增兵主持名为“宿迁扬州作家相约沭阳文学交流会”,文朋诗友相会自是畅所欲言,座谈到午后12点散会。就是这次会上,从宿迁赶来的著名诗人刘家槐和身居扬州的诗评家叶榭教授,神交三十余年,第一次握手晤面。刘诗人寄过诗集给叶教授,叶教授早在刘诗人军旅期间就引以关注,曾为刘诗人的诗集作过诗评,也为他主编的诗集作过序言,这次邂逅相见,可算是一个值得记忆的诗坛逸事。

午后,好客的沭阳文学同仁,陪同我们一行,游览了新建成的沈括广场和

张可也确实是把余秋雨当研究生带的。张可随口说几句就把余秋雨带进了一个文雅的世界。“莎士比亚是位诗人,向他学习编剧技巧委屈了他;中国话剧的发展,关键是导演;至于传统的发展,关键是演员的表演。”余秋雨日后以演员为中心的戏剧观念由此建立,少走了许多弯路。后来在王元化的提醒下,余秋雨又“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的文化思考”, 终至现在有了自己的学术境界。——一个人在求学的路上能得到这样的“长者”指引,那真是可遇不可求啊!

第三,在《长者》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就读了很多书。1975年世事纷扰,二十八岁的余秋雨因肝炎远离尘世,一个人钻进奉化山间蒋经国的读书室,系统阅读了世上已经绝迹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四部丛刊》等书。这简直是一个传奇,是上天在有意成全余秋雨,也使得他越发像金庸笔下的人物,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,还得让其在某山中某洞中获得某种“武功秘笈”。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疑是重要的,因为这正好和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,形成双翼;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,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。余秋雨何其幸也,当别人还在忙于纷繁无谓的争斗时,他却已经悄悄开始了他的“文化苦旅”。他似乎注定了日后要成为一个有所建树的学者。

写了上面“三看”,余秋雨成才的原因已初见端倪。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,说余秋雨遇到张可、走进蒋经国读书室是一种幸运,是就那个特定的时代而言的。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,好的导师已随处可见,图书馆的大门也时时敞开着,要比当年的余秋雨幸运得多,因此能不能成才,最终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雄心壮志,有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。

种植112年的古栗林,一行六辆轿车周游了闻名全国的花木之乡新河镇,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塑料大棚内,储藏着待售的花木新苗,沿路形成庞大花木市场,来来往往的装载花木苗的运输车辆交错而过,新铺的通乡公路既宽阔又平坦,一派新农村建设景象,无不让我们耳目一新,赞叹沭阳的发展速度如此飞快。一个开拓创新,富有深厚历史内涵,人口180万,与土地面积同居江苏省之首的新沭阳,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。

前些时网上搜看了纪录片《京杭运河两岸行》,悉知楚霸王项羽的爱姬虞姬是沭阳县颜集镇虞溪村人,片中解说了项羽出生地的宿迁人,和沭阳人千百年来互称老表的渊源。我们下车走进了新建开放的普善庙,庙的前厅供立着高大的虞姬全身镀金塑像,让我们共同品味英雄和美人的爱情佳话。沭阳的文友还说,虞溪村没有姓虞的,只是姓吴的居多,系因霸王别姬之后,虞姬娘家人为免遭刘邦屠杀,主动割去虞姓的头,改姓为吴。我们不禁为美丽的传说总是和血腥的故事相伴而感慨万端。

又是一年春来时,难忘去年的那个春天里,一日去沭阳。

# 小时候的电影

□ 于 川

前几天回老家路上,邂逅了老放映员郭师傅,岁月荏苒,让我快认不出来是他。记得当年他虽然不是电影里的明星,可绝对算得上是位妇孺皆知的人物。有一回,我放学回家,听说郭师傅在村部准备放电影,放下书包,立马冲向村部一探虚实,由于太激动,竟然和门前的泡桐树来了一次亲密接触。这件事情,被父亲提起好多次,当个笑话讲的:一听说放电影的来了,就兴奋得撞到树上,还好,树没有被撞倒。

如今看电影可以进电影院,也可以选择家庭影院,还可以电脑在线观看。那时候看的是露天电影,天黑下来,观众自带板凳,聚在村部空地上,坐等电影开演。《西安事变》、《杜十娘》、《路漫漫》、《南拳王》都是看了又看的电影,没有谁说不喜欢的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《神鞭》,主人公的辫子很长,可以当做防身杀敌的武器。有一次居然还梦见自己脑后也长了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,和电影里的一样。

看一部电影,郭师傅要换片几次,这个间隙,部分小观众会抓住机会,溜出人群,“方便”一下。有时候,还没玩够就坐回原位,郭师傅的换片动作已经完成。邻居小荣说他在姑姑家玩的时候,那里的一个放映员换片动作比郭师傅还快,还可以连放几个晚上片子——真的很让人向往。那时我的远大理想,就是长大后能做一个电影放映员。散场后的观众,像刚刚打了败仗的队伍,狼奔家突。妻说小时候看完电影,推推搡搡间往自己的家疾步奔跑,眼看过河的小船要离岸,大概想学电影里的女侠“一个箭步”飞跳上船,不料掉到河里,幸好河水不深。

那时电影中的主题曲和插曲,是许多哥哥姐姐们热衷模仿学唱的歌,歌词是从《大众电影》杂志抄下来的,反复传唱,我就亲眼见过大姐姐一本很厚的歌本,字迹工整,如果保存到现在,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。